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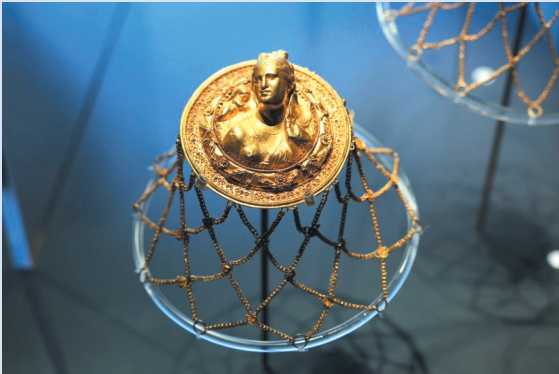
黄金里的希腊众神

近期,陕西历史博物馆精心组织引进自希腊的“文明以止 —— 希腊化时期的黄金艺术”特展。希腊境内 25 家博物馆及考古机构的 250 件/套珍贵黄金文物与特色陶器亮相“古都明珠 华夏宝库”,想要看懂这些希腊化时期的金饰,还需要一把钥匙。这把钥匙,就是希腊神话。希腊化时代,神话不仅存在于史诗与雕塑之中。神祇的形象及与之相关的象征符号,被凝练为纹样,篆刻、锻造于一件件黄金首饰之上。人们佩戴、供奉、随葬这些金饰,以求得诸神的庇佑。

阿佛罗狄忒:爱与美的回响

作为爱与美之神,阿佛罗狄忒是希腊化珠宝最热门的主题之一。她掌管爱情、美貌与生育,是无数女性佩戴者祈求庇佑的对象。

展厅中多件胸饰、耳环与吊坠,都出现了她的形象。例如新娘会在婚礼上佩戴饰有阿佛罗狄忒符号的金饰,祈求婚姻美满;少女也会将同款饰物献于神庙,祈求获得祝福。阿佛罗狄忒离开了神庙的高台,变成一枚小小的金饰,将爱与美的祝福留在了佩戴者身边。



阿佛罗狄忒与丘比特半身像发饰
时代:公元前 3 世纪-前 2 世纪



阿佛罗狄忒头像吊坠
时代:公元前 3 世纪早期

宙斯:众神之王的力量

奥林匹斯众神之王宙斯,主宰天地、执掌雷霆,橡树叶是他的标志性圣物。

传说在古希腊的多铎那神谕所,人们于橡树下聆听风吹叶动的声响,将其解读为宙斯降下的神谕。希腊化时期,马其顿王室通过英雄赫拉克勒斯将自身血脉追溯至宙斯。凭借这层神性血缘,橡叶黄金花环成为王权的象征。橡树由此兼具神权与王权的双重意涵。



亚历山大大帝四德拉克马银币
时代:约公元前 315 年-前 294 年

四德拉克马银币,以亚历山大大帝名义铸造。正面为头戴狮皮的赫拉克勒斯头像,狮皮前爪于颈下系成绳结状。背面为宙斯像:一手持权杖,端坐于宝座之上,鹰立于身旁。

展览展出的橡树叶金花环,叶片肌理被金匠细致还原。对于王室贵族而言,橡叶花环代表着宙斯的神性加持。随葬墓中,寓意逝者借神王的荣光,在冥界享有崇高地位。



花冠,饰有橡树叶、花朵与橡果
时代:公元前 350 年-前 300 年

狄俄尼索斯:狂欢与重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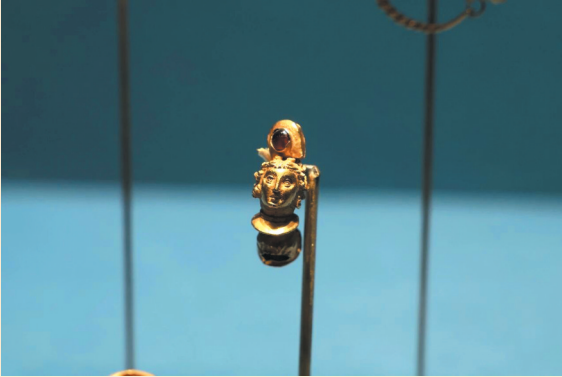
酒神狄俄尼索斯,司掌酒与狂欢,是希腊化时代极具影响力的秘仪之神。神话中,他被泰坦撕碎后又得以复活,这一死亡与重生的叙事,让他成为灵魂得以解脱的隐喻。

展览展出了众多参与酒神秘仪的人物与随从形象,这些浮现于金饰之上的形象,共同构成了秘仪信仰的视觉图景。酒神及其随从化作一整支狂欢的队伍,穿行于黄金之间。



狄俄尼索斯折叠镜盖
时代:公元前 4 世纪晚期

镜盖浮雕中,酒神被左右人物搀扶,呈现踉跄的醉态。镜子在希腊观念中具备双重意涵,既是梳妆照见自我的日常用具,也是通往异界的媒介。酒神仪式的内核,便是借由迷狂打破日常的自我边界,达成人神合一的出神状态,呼应秘仪中“观看即参与”的原则。



圆形耳环,终端饰有迈那德头像
时代:公元前 2 世纪-前 1 世纪

迈那德是酒神女性追随者的专称。欧里庇得斯悲剧《酒神的伴侣》记载,她们在山野间陷入狂喜,赤足舞蹈。这种癫狂并非病理意义的疯癫,是柏拉图《斐德若篇》中提及的“神圣的疯狂”,被视作灵魂挣脱肉体束缚、趋近神性的路径。迈那德头像首饰的流行,或许暗示着当时社会对这条修行之路的理解和认可。



耳环,饰有带翼帕波西勒诺斯
时代:公元前 300 年-前 275 年

潘神与西勒诺斯是酒神扈从队伍的核心成员。潘神长着羊的腿脚,西勒诺斯保留马耳马尾的兽形特征。半人半兽的形象,隐喻着文明秩序与原始自然的永恒张力。酒神崇拜的要义,是在特定仪式中,让身处文明社会的人短暂回归自然,以此重新调和人神关系。这些半兽精灵,正是文明与自然边界的守门人。



圆形耳环,终端为潘神头像
时代:公元前 1 世纪

奥林匹斯众神走出神话史诗,被篆刻、锻造为可佩戴、供奉和随葬的黄金器物,融入古希腊人的各个生命节点。不同文明的信仰在这个时代交融,以器物展现:文明以止,止于美,止于交融,止于永恒。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人,把对神祇的敬畏、对美好生活的祈愿,一锤一鎚锻进了黄金里。

据“陕西历史博物馆”官微